

【浮生】

## 菜市里的“鹏程万里”

□郑艳琼

我家附近有一个小小的菜市场，规模不大，却盈满生活的烟火气。在这里经营的摊主们，大多已坚守了许多年，一来二去，我和他们渐渐熟悉起来。其中，有一位鸡肉摊的摊主，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。

摊主是一个中年男子，身形矮矮胖胖的，岁月在他头上留下了独特的痕迹，头顶已然光秃，唯有耳朵两侧还倔强地留着几缕头发。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一抹和煦的笑容，如同春日暖阳，又似夏日微风，仿佛世间所有的烦忧都与他无关。

犹记初搬来此处时，女儿才上幼儿园。每次去他的摊上买鸡，我总会提前跟他预订，只需简单告知一声，他便能心领神会我想要的大小、种类。待我去挑选其他菜品时，他便认真细致地将鸡切割成小块。每次买完鸡肉，他总会额外赠予我一袋鸡杂，有时是鸡肠，有时是鸡肠、鸡胗各有一些，偶尔还会有一碗带着些许温热的鸡血。还记得第一次带着孩子去买鸡杂时，我不过是顺口提了一句小朋友特别爱吃鸡肠和鸡胗，自那以后，每次买鸡肉，他都会贴心地将这些鸡内脏一并备好赠予我。许多次，我想给他钱，他都坚决不收，只是嘴角上扬，轻轻说一句：“拿去给小孩吃。”

初次付款时，我瞥见他的微信昵称“鹏程万里”，刹那间，那句“只要有梦想，谁都了不起”在我脑海中闪过，我不禁暗自揣度，这个看似普通的卖鸡人，究竟怀揣着怎样的梦想，才为自己取了这样励志、激扬的名字？后来，随着彼此日渐熟络，我才知道，这个看似简单随意的昵称背后，深藏着他的生平故事。

他的妻子与我年纪相仿，生孩子后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。为了给妻子寻医问药，他带着妻子辗转于各大城市之间。他曾平静地提及那段艰难岁月，在某个城市，每月房租加上治疗费用，将近两万块。那些日子，生活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头，可他愣是咬牙坚持了将近一年，未曾有过一丝放弃的念头。待妻子病情逐渐稳定，他们回到了这座小城，重新干起了老营生。这个菜市场规模不大，小区的人流量也不算多，可他就这样默默坚守着。我始终好奇，他究竟是如何凭借这个小摊位，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的？

前些日子，再次来到他的摊位。他一眼便认出了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说：“好久没见你了。”我微笑回应：“是啊，你还是老样子，一点都没变。”他笑意盈盈，说：“你也一样，还是这么亲切。”我选了半只鸡，他依旧习惯性地要送我鸡杂，我婉言谢绝：“现在孩子都长大了，不在边生活，就我一个人，不用啦。”他微微点头，似是恍然大悟：“怪不得你很久没来买鸡肉了。”我询问起他儿子的近况，得知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。又问及他妻子，他的眼中满是温柔与欣慰，说妻子的身体比以前好了许多。到了捡菌子的季节，妻子还会时常往山上跑，他满心担忧，怕妻子被露水打湿鞋袜，加重病情，总是反复叮嘱她去公园转转，去好玩的地方放松心情，家里的一切都无需牵挂。

望着眼前这个身形并不高大的男人，我的心中，敬意如潮水般涌起。时光悠悠流转，生活的磨难并未压弯他的脊梁，反而让他愈发懂得珍惜与守护家人。他用自己的乐观豁达和勇于担当，为家人筑起了一座温暖的港湾。



[她山拾光录]

## 多幸运有个我们

□高绪丽

生命旅程里总会有这样那样不可理喻又无法抗拒的相聚与别离。一想到同一片蓝天下，往上使劲追溯，还有人与自己有着些许联系，就常常会有一种错觉，那个最爱我又离开我太久的人，她回来过。

小姨姥是外婆最疼爱的小妹妹，也是我的上上辈亲戚里面唯一还健在的亲人。今年正月里，我像往常一样陪母亲去她的小姨家里拜年，小姨姥高兴地拉着我们的手，久久不愿意松开。小姨姥的儿媳也就是我的舅母跟我们聊起小姨姥的事情。世人都说“老小孩”，小姨姥这一年比上年的“老小孩”症状要严重一些，但别看岁数大，她能吃能睡，拄根拐杖能上楼，唯独听力走下坡，常常答非所问。子女的意见是，可以不用戴助听器，毕竟年岁大了，有些听力障碍也正常，但小姨姥不肯，嚷嚷着要戴助听器。小姨姥的女儿回来给她戴上了助听器。见我们来了，小姨姥还高兴地给我们作示范，没想到，戴上助听器的小姨姥比从前更加安静。

我问她，还认得我吗？小姨姥伸出她枯树枝般的手指握住我的手，她一笑，那张塌陷的脸颊很快被随意挤压，她反问我：“你是开车来的吗？你把车子停在哪里了？”我疑惑地看向舅母，舅母用手指指自己放大的嘴型，轻声说：“戴的其实是耳机，她不知道。”原来，是个善意的谎言。当你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的时候，听得懂未必会比听不懂幸福。有时候，时光也是需要和解与妥协的。

舅舅、舅母与我的父母亲继续客套寒暄，盘腿坐在炕上的小姨姥，好像一尊佛笑眯眯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，连眼皮都不舍得多眨动一下。她的视线仿佛可以穿过时间的隧道，停留在我们的脸上，期待从每张日渐陌生的脸庞上找寻出更多昔日熟悉的模样。

母亲说起她十几岁时随外婆一起去小姨姥家的情形。那时还健在的小姨姥爷有公职在身，家里孩子与老人都是小姨姥一个人张罗。小姨姥要强，每个孩子身上的衣服也许旧些，但总是干干净净的，还被抻得板板正正，走上街，没人不夸奖。那时候没有手机，大家都喜欢串门，亲姐妹串门更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小姨姥做饭，外婆就给锅底添柴烧火；小姨姥找出针线笸箩缝补衣服，外婆也坐一旁陪着一起做。母亲说，外婆与小姨姥晚上睡到一起还能聊上半宿。

扯起记忆的长线，舅母也说起她与舅舅搬进城里以前，与小姨姥同住一个村子时的故事。舅家的两个孩子从小就在小姨姥的身边长大，小姨姥但凡有点好吃的，总想着留给那两个孩

子……说起这些，舅母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昔日憧憬，仿佛又回到了时间的长廊里，伴着一些如同石头一样质朴的音节从她的口腔里跳出来，大半个世纪也不过成了一瞬。

一截脆得恰好的“想象”，好像早年挂在灶间木棱窗前沾了灰尘的腊肉，看着没有食欲，可是吃进嘴里只有回味无穷。随着年龄不断增长，我愈发感激岁月的恩赐，可以让我拥有。是的，一株路边的草，一棵生长的树，一个路过的人，都可以与你有灵魂上短暂的交融与交流，即便是虫鸣或雷霆，也会令你有许多感触。那一日，当掩藏在时间深处的旧事终于踉踉跄跄来到我的跟前，一瞬间，我一下子读懂了正月里走亲戚拜年的意义，禁不住感叹，“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”，幸好我还有那么多亲戚可以来往，不像再年轻一些的孩子，哪里会有那么多亲戚让他们去走动？

原本还在炕上稳坐的小姨姥开始打起瞌睡，她的头向左点一下又向右晃一下，我连忙起身要扶她躺下。可是我的手刚刚碰到她的肩膀，她醒了。

“你们要回去了，是吗？”她的声音好像刚从遥远的地方穿梭而来，还带着沙砾一般的粗糙。

我刚想点头，看到她眼睛里的惊慌，又赶忙摇头，“再待一会儿，不着急，我还想听您讲故事呢。”

小姨姥一听，又要给我们张罗水果，“冰箱里还有车厘子，拿给你尝尝。”我握住她下炕前撑炕的手，母亲也过来帮忙打圆场，不让她再折腾。于是小姨姥又重新坐回炕里侧，倚着一摞叠好的被子，重新笑眯眯地打量起我们。

“你兄弟过年回来了吗？”小姨姥问我，我不知该如何作答，因为我没有兄弟。见我不吱声，小姨姥又问：“你不是东屋那家的闺女吗？常听你娘提起你。”我错愕地把眼神投向舅母。舅母起身过来拍拍小姨姥的手背，又指指我，说：“她不是东屋那家的闺女，她是二姨家的外甥，你又记混了。”可能小姨姥也知道自己弄混了，她凹陷的脸颊已经飞上红晕，不再出声，看我们的眼神有些飘忽。

从小姨姥那里出来，回去的路上，我们都不出声，车厢里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冷冽空气也仿佛凝滞了一般。血脉相连的金字塔上，我们有幸遇见，也会面对别离，很少有人会陪着你直到变老。当有一天，我们只能依赖自己的想象来填充时间的空隙时，我不会记得与你说过什么、吃过什么，却会记得那张和善的脸庞好像春风一样，记得那双眼睛注视过我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）

## 青未了邀您“她山拾光”收录光阴的故事

时光不旧，只是落满尘灰。每人心底深处都有一个难以忘却的“她”身影，温婉了时光，独立而坚强。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来临前夕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“青未了”栏目面向读者广征作品，邀您以文字或照片、影像形式，讲述女性的光阴故事。

关于“她”的记忆，可以是每日起早贪黑奔波忙碌的母亲，炊烟里带着汗珠的侧脸；可以是三尺讲台上翻飞的白雪落满肩头，盼你听懂的眼神；也可以是记忆里祖辈耕田的剪影、闺蜜无私援手带来的感动……“她”的身影有千万种模样，却有着

始终如一的力量。她们以温柔重塑钢铁丛林，用坚韧描绘时代经纬，在柴米油盐与星辰大海之间，独立坚定地书写着对生活的热爱。

点滴动容汇集力量，无数身影凝聚成山。即日起至3月8日，“青未了”征集《她山拾光录》，诚邀您讲述她的故事，展现她的力量。征文字数不限、体裁不限，或回忆追溯，或感悟当下，用特殊的方式，在特别的日子里，记录岁月长河里未曾言说的遗憾与纪念。

投稿邮箱：qlwbfnjzg@qq.com

【世相】

## 二床

□崔斌

这是神经内科的病房。因为父亲突发血栓，住院已经是第四天了。病情得到了控制，父亲也就从急诊病房转到了这间康复病房。按照医生的嘱咐，仍然不能多走路，其他方面没有大碍。

二床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，太古镇太古村的，和我岳父家是邻庄，那里盛产银瓜。

进入这间病房后，耳边时常响起咿咿呀呀的歌声。四顾寻找，原来就在我们旁边的二床。二床的奶奶始终面带笑容，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后，她一直哼唱着一首莫名的歌谣，听不出是什么。问陪护的爷爷，他也不知道。爷爷身体很棒，肌肉结实，看上去也就60岁，其实已经75岁了。他说，他们来医院，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，不麻烦孩子们。这之前，他天天拉着老伴在外边玩，这天一早，发现老伴的手不听使唤了，说话也不清楚，他稍作思忖，觉得可能是血栓了，跟老伴说，走，我拉你去个地方玩吧。老伴笑着点点头，他就直接开上三轮车，来到了这家医院。挂号分诊、检查、交费、住院，所有的手续都是他一个人跑的。

住到第五天，他突然想孩子了，就直接拉上老伴，跑出医院，来到城区的一个小区。那是儿子的家，在六楼顶楼，他扶着老伴一步一步地往上挪，爬上了六楼。儿子见了大吃一惊，说你们中午在这吃饭吧。他说不，我们还有事。说完拉上奶奶又直接回了医院，该忙什么就忙什么。他把这事讲了一遍又一遍，周边的人都惊讶得张大了嘴。

二床奶奶的手上戴了一个金戒指，镶着绿油油的宝石，大家都围拢来看这个稀罕物。奶奶更高兴了，笑得合不拢嘴，问她什么，她说不出，还是嘴里哼唱着如同唱歌。唱累了，奶奶倒在床头就休息。爷爷和她通腿儿，手里却一直抚摸着奶奶的手，如同抚摸着一件宝贝。

午饭后，二床奶奶还在有节奏地哼着。听到别人说起银瓜的事情，爷爷一骨碌爬起来，开始讲：银瓜，我们太古村可是最出名的，我栽种银瓜二十多年了，从来不用化学肥料，只用农家肥，还有豆饼和麻糁。什么时候松土，什么时候施肥，什么时候浇水，都很讲究。我种的瓜，单独一个味儿。你们要瓜的时候提前打电话，我就不浇水了，保持银瓜的甜度……讲起种瓜，他是滔滔不绝。我眼前却浮现出他拉着奶奶游山玩水的样子。

晚饭后没事了，大家又聚在一起聊起来。这时候，我没有听到二床爷爷激昂有力的声音，才看到他在床的一头睡着了，还有微微的鼾声响起，伺候老伴好几天了，吃不好、睡不好，他真的累了。而二床的奶奶，面露微笑，嘴里还是哼唱着，如同天籁一般的歌唱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协会员、青州作协秘书长）